

從飲食類動詞新詞新義看中古詞彙南北異同*

周玟慧**

摘 要

本文利用語料庫¹檢索研究南北朝飲食相關動詞，以比較南北異同。發現單音節新詞新義性質偏於口語，除了佛經之外，多出現於南方。可為顏之推所謂南方多鄙俗；北方多古語之證明。至於飲食動詞雙音組合的差異，除與社會文化息息相關，故南北有多寡之別外，尚有組合成份不同之異。如常見主導詞「飲」之組合見於南北。而「食」的組合形成較晚，多見於南方。除了主導詞外也有非主導詞互相組合如「飡茹」、「飡餌」者，是亦南北有別處。藉由各種飲食動詞單、雙音的組合，我們可以系統地呈現出中古時期詞彙南北差異。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關鍵詞：中古詞彙、南北異同、飲食動詞

* 本文為科技部計畫「酌古斟今：南北朝與現代兩岸詞彙差異研究」(104-2410-H-029 -026) 研究成果之一。部份內容曾於北京語言大學主辦之中國語言學會第十七屆學術年會(2014.09)宣讀。

** 私立東海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¹ 文中語料來自中研院漢籍資料庫與香港中文大學漢達文庫，謹此致謝。

On the Lexical Differences between South and North by the New Middle Chinese Verbs About Eating and Drinking

Chou Wen-Hui*

Abstract

This paper is concerning about the Middle Ancient Chinese lexical research: It is an important task to discover the linguistic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South and the North during the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period. Prior discussions have always concentrated on phonological aspects, while lexical studies are nearly entirely absent. In this paper, we propose a systematic methodology to unearth lexical differences. We found out the Lexical Differences between South and North by the New Middle Chinese Verbs About Eating and Drinking.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Keywords: medieval terminology,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South and the North, verbs about eating and drinking

* Tunghai University/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associate professor.

從飲食類動詞新詞新義看中古詞彙南北異同

周玟慧

一、前言

南北朝時期，原來的洛陽通語分化為以金陵為中心和以鄴下為中心的南北兩大通語。兩者異同在聲韻方面已經有許多學者研究；但是辭彙的部份還有待努力。雖有顏之推在《顏氏家訓·音辭篇》提到南方「其辭多鄙俗」；北方其辭「多古語」的說法²。但未有系統比較的方法可以證成其說。如何去找到顏之推所謂之「鄙俗」或「古語」將是研究關鍵所在。本文將透過上古與中古的飲食動詞比較，找出中古時期產生的新詞新義，以與「古語」區別。此外，南北通語在「鄙俗」與「古語」之外是否還有差異？細究中古詞彙，有一重要的特色為雙音化發展迅速³，南北的飲食動詞雙音組合有何異同，是否能夠補充顏之推南北異同之說？也是研究不可或缺的部份。

飲食是一個與人類生活息息相關的基本範疇，上古漢語中已有豐富多樣的飲食類動詞。《釋名》有〈釋飲食〉一篇，列舉九項飲食動詞⁴。而據李焯(1994:52-53)

² 魯國堯便將此〈音辭篇〉所謂南北語言不同情況命名為「顏之推謎題」。後人須由聲韻與詞彙兩方面論述南北異同以解開此一謎題。魯文題名為「顏之推謎題之半解」便是由聲韻入手說明南北異同。參見：魯國堯：〈「顏之推謎題」及其半解(上)〉，《中國語文》第6期(2002年)，頁536-549、魯國堯：〈「顏之推謎題」及其半解(下)〉，《中國語文》第2期(2003年)，頁137-147。

³ 劉承慧指出中古晚期的南北朝，雙音詞比例顯著提高。參見：劉承慧：〈古漢語實詞的複合化〉，《古今通塞：漢語的歷史發展》(臺北：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籌備處，2003年)，頁107-139。魏培泉〈上古漢語到中古漢語語法的重要發展〉亦指出中古漢語(東漢魏晉南北朝)雙音節複合詞大量增加。梁曉紅引用整理前人各書複音詞比例，指出複音詞數量佔各書整體詞彙比例從上古到中古迅速增加。可見東漢六朝時期是雙音化快速發展的階段，無論在數量或是樣式都較先秦為多。參見：魏培泉：〈上古漢語到中古漢語語法的重要發展〉，《古今通塞：漢語的歷史發展》(臺北：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籌備處，2003年)，頁75-106。

⁴ 〈釋飲食篇〉解釋了「飲」、「食」、「啜」、「飡」、「吮」、「嗽」、「含」、「咀」、「嚼」等人

⁵分析《史記》飲食動詞，提及《史記》便有「食」、「飯」、「餐」(飧)、「舖」、「餽」、「嘗」、「噉」、「饜」、「饋」、「啗」(啖、餒)、「吞」、「飲」、「嚼」、「服」、「啐」、「噎」、「啣」、「吮」、「饜」、「醕」、「醞」、「啜」、「啜」等飲食相關動詞。如此豐富的飲食動詞，到了中古是否還有新的成員產生？有哪些雙音組合？更重要的是南北兩大通語又有何異同？在在引人深思。

二、中古單音節飲食動詞新詞新義

上古時已經有不少飲食動詞，到了中古時期更增添了新的成員，這些詞中有些是後起的新詞；有些則是在原本的意義外又引申或是假借出新的意義。相當有意思的是在南北朝的文獻中，這些新詞新義大多出現在佛經與南朝文獻中；少數見於北方的例子也僅限於口語性強的資料中。本節將說明的中古新詞新義有「食飲」義的「喫」/「吃」；「吸飲」義的「呷」；以及「吞食」義的「嚥」三組。

(一)「喫」/「吃」

現代漢語常用飲食動詞「吃」，其本義為「口吃」。早期具有飲食義者為「喫」，且不限於固體類食物。「喫」與「吃」音義相關，王鳳陽《古辭辨》⁶指出明清之後「吃」廣泛地替代了「喫」成為「喫」的同音歸併字。實則若辨析兩者關係，可以發現在六朝時期⁷兩字已有通用情況，唯此時相通為「口吃」義而非飲食義。首先有「食飲」義用法的為「喫」，「吃」中古時仍多用為「口吃」義，罕見食飲義，是故兩字通假時用為「口吃」義。以下分別敘述「喫」、「吃」二詞：

1. 「喫」

《說文》：「喫，食也。」《玉篇》：「喫，啖也。」簡單指出「喫」具有「吃東西」的意義，唯所食之物為何並未詳細說明。其實際用法要由書證中得知：「喫」作飲食動詞，目前在文獻中最早見於《賈誼新書·耳痺》：「越王之窮，至乎喫山

類飲食動詞。

⁵ 李煒：〈《史記》飲食動詞分析〉，《古漢語研究》1994年02期（1994年），頁52-54。

⁶ 王鳳陽：《古辭辨》（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頁762。

⁷ 如《世說新語》：「鄧艾口喫，語稱艾艾。」其中「口吃」作「口喫」，為兩字通假之例。

草。」山草並非一般食物，王鳳陽《古辭辨》⁸因此以為「喫」最早可能是方言，從牙齒咀嚼的「嚙」、「齧」演化而來的。到唐宋以後才廣泛通行。不過，考諸魏晉六朝文獻，「喫」作「食飲」義用，已經不乏其例。東晉葛洪《備急肘後方》中有多例，《世說新語》也有例據。與現代漢語「吃」僅用於固體食物不同。「喫」的賓語可以是固體食物如飯、栗子、肥肉、松柏葉實、白羊肉（例 1-5）等；也可以是濃稠糜狀如羹、粥之屬（例 2，6-7）；也可以是液體的酒水（例 8-9）等。範圍較諸現代用法為廣。

1、取東引花桑枝，燒灰淋汁，煮赤小豆，空心食令飽，饑即食盡，不得喫飯。（《備急肘後方·治卒大腹水病方》）

2、生粟袋貯，懸乾，每日平明喫十餘顆，次喫豬腎粥。（《備急肘後方·治卒患腰脅痛諸方》）

3、徐服後，十餘日喫肥肉發之也。（《備急肘後方·治寒熱諸瘧方》）

4、飢無所食，洎欲餓死，有一老公教我喫松柏葉實（《備急肘後方·治卒絕糧失食飢憊欲死方》）

5、友聞白羊肉美，一生未曾得喫，故冒求前耳。無事可咨。今已飽，不復須駐。（《世說新語·任誕》）

6、某乃主謳，懼其聲不能清且長，喫犴蹄羹飽，而當筵歌大曲（《備急肘後方·治卒發癲狂病方》）

7、便內消，當患腫著藥時，常須喫黃耆粥，甚妙。（《備急肘後方·治癰疽妬乳諸毒腫方》）

⁸ 王鳳陽：《古辭辨》，頁 762。

8、服訖，量性飲酒，令醉，仍須喫**水**，能多最精。（《備急肘後方·治虛損羸瘦不堪勞動方》）

9、便吐，骨即隨頑涎出，若未吐，更喫**溫酒**，但以吐為妙，酒即隨性量力也。（《備急肘後方·治卒諸雜物鯁不下方》）

除了中土文獻，佛經中也有用作「食飲」義的「喫」，其後所帶賓語也是有固體（例 10）有液體（例 11）：

10、或有說云。我曾喫噉四方眾僧**華果飲食**。（《大集經·日藏分中三歸濟龍品第十二》）

11、不畏防禁。飲食無極。喫**酒**嗜美。出入無有期度。魯扈抵突。（《佛說無量清淨平等覺經》）

北方「食飲」義用法則出現於北齊童謠與《齊民要術》等較為口語性的文獻中。其中例 13《齊民要術》「喫草」仍有早期嚙咬的意義，是以用於描述羊之吃草。

12、七月刈禾傷早，九月喫**糕**正好，十月洗蕩飯甕，十一月出卻趙老。（《樂府詩集·北齊後主武平中童謠》）

13、日夕母還，乃出之；十五日後，方喫**草**，乃放之。（《齊民要術·養羊》）

由上述例子可見無論是南方或是北方文獻以及佛經，「喫」的「吞食」義都出現於較口語性的文獻中。「喫」出現在典正文獻中僅有《魏書》一例：

14、世宗正始二年三月，徐州蠶蛾喫**人**，尫殘者一百一十餘人，死者二十二人。（《魏書·靈徵志》）

然此「喫」字與前述有「吞食」義的「喫」不同，蠶蛾小物非如獅虎，無法將人吞喫入腹中，其義當近於「嚙」。義近如阮籍〈大人先生傳〉所謂的蝨子嚙人（例 15）；或如《大智度論》所言之蛇嚙人（例 16）。蝨子、蠶蛾、毒蛇，皆非血盆巨口，唯以嚙咬為能，可知此處之「喫」當為「嚙咬」之義。與王鳳陽所謂「喫」由「嚙」演化而來者若相符合。此義較諸「吞食」之義為古，是以出現於較雅正之史書中。

15、且汝獨不見夫蝨之處于禪之中乎，……。飢則嚙人，自以為無窮食也。
（〈大人先生傳〉）

16、昔有一國王。為毒蛇所嚙。（《大智度論》）

由上討論可見「喫」的古義指「齧咬」，咬之後多半有吞食的動作，因此後來語義擴大，吞喫的東西不限於固體，粥糜狀乃至液體都可以，故有「食飲」義。此一新義多半出現在佛經與南方文獻中。北方文獻中「喫」的吞喫用法僅見於口語性的文獻，在史書中仍用較古的「嚙咬」義。是北方存古，而南方較多俗語之例。

2. 「吃」

「吃」在現代飲食動詞語義場中為一主導詞，然而在上古漢語時卻不具「飲食」義。先秦兩漢時「吃」，是口吃說話困難的意思。《說文》釋「吃」為「言蹇難也。」與「飲食」無關。書證中除了單音詞「吃」的用法（例 1）外，也有雙音結構「口吃」（例 2）、「謇吃」（例 3）、「強吃」（例 4）等用法。

1、而周昌廷爭之彊，上問其說，昌為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雖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史記·張丞相列傳》）

2、相如**口吃**而善著書。（《史記·司馬相如列傳》）

3、此數子者。或**饕吃**無宮商。或佹陋希言語。或淹伊多姿態（《世說新語·排調》）

4、不求彼短，不譏彼失，口齒端嚴，言不**強吃**。是故說曰，自正口行也。（《出曜經》）

「吃」的「飲食」用法，在東漢安世高大師所譯《佛說柰女祇域因緣經》時已見其例：

5、不得久留。祇域乃取一梨。**吃食**其半。以毒藥著爪甲中。（《佛說柰女祇域因緣經》）

而在南朝文獻也開始有「飲食」義的「吃食」用語：

6、狗云：「欲**吃食**爾。」於是婢為設食。（《搜神記·兩頭人》）

不過此一時期文獻中仍常用「口吃」義，佛經直至隋朝的《佛本行集經》中仍用「口吃」義，如例 7、8。中土文獻也一樣用「口吃」義，如例 9。

7、若生為人。六情不具言語**饕吃**。是故說曰。少聞共論難反受彼屈伏也。（《出曜經》）

8、化聲。導聲。不**饕吃**聲。不縮呻聲。不羸澀聲。（《佛本行集經》）

9、常從博士讀小小章句，竟無可得，**口吃**不能劇讀，遂絕意於尋求。（《宋書·王微傳》）

由此可見雖然東漢佛經已有「吃」的飲食義，但在中古文獻中仍多用為「口吃」

義，尤其是典正文獻如史書⁹只見此義。「吃」的飲食義在中古屬於新義，且為了與言語困難義標誌區隔，因此均與「食」共構。此一新義首先出現於東漢建寧的佛經中，其次在南北朝時也只見於南方文獻。顯示較諸北方文獻，此兩者較能接受使用詞的新義。

(二)「呷」

「呷」的「吸飲」義也是中古時期方才產生的新義。雖《說文》中已經有「呷」之詞條：「呷，吸呷也。」不過此一紀錄後代注解及辭書有不同的看法。一般以為此處的「呷」為飲食動詞之一，且賓語多為液體，其義近現代之「喝」。而「吸」亦有「飲」之義如《廣雅·釋詁四》：「吸，飲也。」故以為此「吸呷」即是「喝流質物品」的意義。《康熙字典》引趙宦光《說文長箋》：「吸而飲曰呷。甲有斂藏義，故从甲。」即此義。《古辭辨》：「呷，《說文》：『吸呷也。』『呷』也是吮，不同處在於它是將吸入的液體咽下去。《漢語大詞典》「吸飲，喝」的解釋也是一脈相承。

然而《漢語大詞典》引的書證為唐朝周曇《詠史·淳于髡》：「穰穰何禱手何賈，一呷村漿與只雞。」《古辭辨》引證略早，為東魏楊銜之《洛陽伽藍記》的「呷啜鱗羹」，時代均晚於許慎。考諸先秦兩漢文獻，「呷」並無作為飲食動詞之例。均為連綿詞標音符號。有「翕呷」一如司馬相如〈子虛賦〉描寫鄭女曼姬姿態：「翕呷萃蔡。」史記作「噏呷萃蔡」或是「敵呷」一如揚雄〈蜀都賦〉描寫水勢：「敵呷粹瀨。」東漢王延壽〈王孫賦〉寫觀看奇獸之人的樣態：「觀者吸呷而忘疲。」無論是「翕呷」「噏呷」「敵呷」「吸呷」全都是連綿詞。且《說文》：「吸，內息也。」亦非「飲食」義，先秦文獻多是「呼吸」義。因此《說文》此處的「吸呷」應為雙音節連綿詞，即王孫賦之「吸呷」。《漢語大字典》引沈濤《說文古本考》謂：「《子虛賦》：『翕呷萃蔡』。張揖以為衣裳張起之聲，翕、吸古通字。吸呷、呷吸，皆擬其聲，故選賦或言噏呷，或言呀呷，不必定言吸呷也。」甚為正解。

在書證部份，「呷」作為飲食義動詞目前首見於東晉葛洪《肘後備急方》醫書。不過此書十例「呷」之中，仍有兩處為狀聲的連綿詞「暇呷」、「呷呀」如例 1 與

⁹ 除上述《史記》、《宋書》之例，如三國志鄧艾傳：「為都尉學士，以口吃，不得作幹佐。」《南齊書崔慰祖傳》：「慰祖口吃，無華辭，而酬據精悉，一座稱服之。」一皆為言語困難「口吃」用法。

例 2。

1、《梅師方》治久患**嘔呷**咳嗽，喉中作聲，不得眠（《備急肘後方·治卒上氣咳嗽方》）

2、又方：治上氣咳嗽，**呷呀**息氣，喉中作聲，唾黏，以藍實葉，水浸良久，（《備急肘後方·治卒上氣咳嗽方》）

其餘則為飲食動詞用例，所食之物均為流質，或是熱鹽水（例 3）或藥汁（例 4）或薑湯（例 5）或溫藥酒（例 6），是在東晉時期，「呷」已經有「喝」的用法。

3、須臾，痛止，卻煎**薄鹽湯**熱呷之。（《備急肘後方·治卒心痛方》）

4、蒼耳子三兩，搗末，以**水**一升半煎取七合，去滓，呷之。（《備急肘後方·治風毒腳弱痺滿上氣方》）

5、如有餘**薑湯**，徐徐呷之令盡。當下冷膿多惡物等，病即差止。（《備急肘後方·治卒患腰脅痛諸方》）

6、以**酒**煎化，溫溫呷，若得逆，便吐，骨即隨頑涎出。（《備急肘後方·治卒諸雜物鯁不下方》）

南北朝時「呷」作飲食義僅有一例，見於《洛陽伽藍記》，此書為北魏人楊銜之所著，成書於東魏孝靜帝時，屬於北朝文獻。然細究此例「呷啜蓴羹」前後文，則此「呷」字用法當通用於南朝。《洛陽伽藍記》此段自注記載南朝主書陳慶之奉使至北朝。在舊交洗塵宴會上與北朝中大夫楊元慎先有一番唇槍舌戰，元慎譏嘲南朝語言不夠雅正：「雖復秦餘漢罪，雜以華音，復閩、楚難言，不可改變。」而陳慶之面對楊元慎之「清詞雅句」，也只能「杜口流汗，合聲不言。」過數日陳慶之病心痛，而楊元慎自稱能夠治療此病，於是就口含水做法念咒，其語云：「吳人之鬼，住居建康，小作冠帽，短製衣裳，自呼阿儂，語則阿傍。菰卑為飯，茗飲

作漿，呷啜蓴羹，唼嚼蟹黃，手把荳蔻，口嚼檳榔。乍至中土，思憶本鄉，急手速去，還爾丹陽……」語中歷數說南人的衣著飲食各種習慣，如冠帽衣裳較小較短、飲食與北地不同，且用了「阿儂」「阿傍」等吳語用法。使慶之自覺南朝用語不及北朝之雅正，聞元慎以吳語嘲弄深覺「楊君見辱深矣。」以是「吳兒更不敢解語」。由此可見記載中可以發現楊元慎兩處言語不同，第一次宴會發言，特意用雅正之語折服南朝使者，而第二次的言語則故意使用較為俚俗的、吳人通用的口語來羞辱陳慶之。因此「呷啜」應為較為通俗的口語詞，且亦為南人所省。由此可見「呷」作「吸飲」的新義也以南人使用較多。

(三)「嚥」

具「吞食」義的「嚥」不見於《說文》，為中古時期的新詞。《玉篇》：「嚥，吞也。亦作咽。」《古辭辨》指出「嚥」是「咽」的動詞用法的後起分化字。原來的飲食動詞由於義項繁多，因此有新詞產生以專指其中某一義項。「咽」與「嚥」的情況即是如此。由早期字書資料中可見「咽」有名詞與動詞用法。如《說文·口部》：「咽，噉也。」「咽：噉也。」「喉：咽也。」《玉篇·口部》：「咽，咽喉也。」說明「咽」即「咽喉」，為名詞用法。而同樣在《說文·口部》中，我們看到在解釋「吞」的時候，許慎用「吞：咽也。」說明。此處的「咽」便為吞咽用法，屬於動詞。《釋名·釋形體》：「咽，咽物也。」也是動詞用法。至於書證方面，「咽」字早見於先秦兩漢的文獻中，有名詞的「咽喉」也有動詞「吞咽」的用法，且都有單音詞與雙音結構。名詞如「咽」、「咽喉」(例 1-4)；動詞如「咽」、「嚥咽」(例 5-7)。

1、韓，天下之**咽喉**；魏，天下之胸腹。(《戰國策·秦策四》)

2、洛陽有武庫、教倉，當關口，天下**咽喉**。(《史記·滑稽列傳》)

3、**咽**中乾，煩燥，吐逆者，作甘草乾薑湯與之，以復其陽。(《傷寒論·辨太陽病脈證并治法上第五》)

4、**咽喉**乾燥者，不可發汗。(《傷寒論·辨太陽病脈證并治第六》)

動詞的「吞嚥」義

5、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螬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孟子·滕文公下》）

6、宣孟止車為之下，餐自含而舖之，餓人再**咽**而能食。（《說苑·復恩》）

7、齧吞者八竅而卵生，**嚙咽**者九竅而胎生。（《淮南子·墜形訓》）

東漢時文獻中也出現了複合詞「哽咽」，由「哽於咽喉」的語義（如例）引申為「哭泣」如例。

8、淵中之魚，遞相吞食，度口所能容，然後**嚙**之，口不能受，**哽咽**不能下。（《論衡·效力》）

9、母察審諦，又識左耳前贅，因出抱持，對之流涕。嘉自拔擗，歔歔**哽咽**。（《風俗通義》）

由於「咽」的語義分化，甚至一段之中或為動詞或為名詞，如例 10 有「吞咽」作動詞用；也有動賓結構的「哽咽」其中「咽」作名詞用。為免混淆也就發展出專指動詞的新詞「嚙」。如上例 8，動詞作「嚙」而名詞作「咽」。不過此新詞尚未普及，兩漢時除《論衡》¹⁰一書外多出現於醫書之中，皆偏於口語。其後所帶之賓語有固體（例 8）、液體（例 11-12）也可以是氣體如例 13，動作的重點在於吞入咽喉下。

10、噓唏不能**吞咽**，麥飯寒水閒用之。舅偃誘勸，哽咽益甚。（《蔡中郎集·為陳留太守上孝子狀》）

¹⁰ 胡敕瑞研究《論衡》與東漢佛典便提及兩種材料用語淺易，口語成份較多。參見氏作：胡敕瑞：《《論衡》與東漢佛典詞語比較研究》（成都：巴蜀書社，2002年），頁5。

11、須臾，可少桂湯及粥清含與之，令濡喉，漸漸能**嚙**，及稍止。（《金匱要略·雜療方》）

12、脈之，**嚙**唾者，此詐病也。（《傷寒論·平脈法》）

13、夫氣謂何氣也？如謂陰陽之氣，陰陽之氣不能飽人。人或**嚙**氣，氣滿腹脹，不能饜飽。（《論衡·道虛》）

六朝時「嚙」仍以醫書之例為常見，所食之物多偏流質，如例 11-17。他則只出現於佛經（例 18）與南方文獻（例 19-21）中。

14、蜜半盞，和蒸令軟，時時含一棗大**嚙**津。（《備急肘後方·治卒心腹煩滿方》）

15、涎盡食粥一兩日，如吐多困甚，即**嚙**麝香湯一盞即止矣。麝細斫，溫水調下。（《備急肘後方·治卒發癲狂病方》）

16、少時款冬煙自從筒出，則口含筒，吸取**煙**嚙之，如胸中少悶，須舉頭，（《備急肘後方·治卒發癲狂病方》）

17、即內黑錫一大兩，消訖，細細含**嚙**，立定。（《備急肘後方·治卒發癲狂病方》）

18、若**嚙**食時，當願眾生，禪悅為食，法喜充滿。（《大方廣佛華嚴經》）

19、飛鳥悉飛葬其上，喙食共**嚙**，人皆怪之。（《春秋後語》）

20、苟外物以能惑，亦在應而無騫。況**朝霞之彩**可**嚙**，瓊扉之飾方宣！（《全齊文·思歸賦並序》）

21、若夫栖遲閑遠，咀嚙瓊芝，出入清都，師友靈聖，循崖反跡，無缺惟心。(《全梁文·與陶弘景書》)

「嚙」只見於南方文獻，則北方「吞咽」義是否仍用「咽」？比較《宋書》與《魏書》「咽」的例子，兩者皆有「哽咽」、「嗚咽」用例，而唯《魏書》有以人為施事者，吞嚙的例子。

22、年十三，太祖引見，下拜便流涕哽咽，上亦悲不自勝。(《宋書·王僧綽傳》)

23、諸伎雖畏威從事，莫不哽咽流涕。及成服，悉遣諸王還第。(《魏書·蕭道成傳》)

24、葉延嗚咽若不自勝，答母曰：「誠知無益，然罔極之心，不勝其痛。」(《魏書·吐谷渾傳》)

25、左右進以粗粥，咽不能下。玄子昇五六歲，抱玄胸而撫之，玄悲不自勝。(《魏書·桓玄傳》)

26、以草藥內其口中，令嚼咽之，須臾血止，養瘡一月復常，又無痕癥。(《魏書·悅般傳》)

可見此一後起的「嚙」字較為南人所接受而北方仍保持「咽」的動詞用法。

從以上討論可見，有關中古飲食動詞的新詞新義都出現於南方文獻與佛經之中，北方文獻或者未見此詞如「嚙」，或者仍使用舊詞義，如「吃」的口吃義。研究佛經的學者都提及佛經的語體特色因宣揚教義而偏於口語¹¹。是故由此可知，顏之推所謂之「鄙俗」其實是偏於當時口語，只出現於南方文獻與佛經的這些飲食動詞便是其中一部份。

¹¹ 朱慶之討論漢文佛典所以有雅俗兼容而比較接近口語的特殊語體之因。參見氏作：朱慶之：《佛典與中古漢語詞彙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1992年)，頁33-35。

三、中古飲食動詞的雙音組合

在上古飲食義動詞語義場中，「飲」、「食」分別為「喝」與「吃」義的主導詞。因此在雙音組合中最早見兩詞並列的「飲食」與「食飲」；其次則是與「飲」的組合；「食」的雙音組合較常見於南方文獻；南方文獻中更可見「飲」「食」以外的雙音組合。以下分就上述四類舉例說明之：

(一) 雙音組合「飲食」與「食飲」

早在先秦時便已多見「飲食」乃至「食飲」的雙音組合¹²。雖則無論「飲食」或是「食飲」同樣都有動詞（例 1 例 2）和名詞（例 3 例 4）的用法。不過，相較之下「食飲」出現的數量「飲食」較少，且絕大多數的例子都是名詞。此為「飲食」與「食飲」雖為同素異序，然而用法上仍有小別。如例 5《禮記·內則》一句之中，「食飲」為名詞而「飲食」為動詞用法，正顯示出此一差異。

1、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禮記·中庸》）

2、此傷脾氣也，當至春鬲塞不通，不能**食飲**（《史記·扁鵲倉公列傳》）

3、飢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飲食**之正也，飢渴害之也。（《孟子·盡心上》）

4、國有法，**食飲**不同味，衣服異采。（《管子·宙合》）

5、敦、牟、卮、匱，非餒莫敢用，與恆**食飲**，非餒莫之敢**飲食**。（《禮記·內則》）

至於六朝時「飲食」更成為常用詞，檢之《漢達文庫》魏晉南北朝資料庫得有二千六百餘例。散見南北各種文獻，從典正之史書乃至佛經中均有，同樣有名詞（例

¹² 檢諸《漢達文庫》先秦兩漢資料庫：「飲食」先秦兩漢有 515 例而「食飲」有 81 例。

6、7、8、10) 與動詞(例 9、11) 的用法。

6、脩之能為南人**飲食**，手自煎調，多所適意。(《魏書·毛脩之傳》)

7、有五穀，其衣服**飲食**與高句麗同。(《魏書·百濟國傳》)

8、燾送駱駝、騾、馬及貂裘、雜**飲食**(《宋書·張暢傳》)

9、雖有麩鬻，糠粃泥土相和半，不可**飲食**(《宋書·禮記》)

10、施設**飲食**。請諸賢聖。供養一日。剋心精勤。望現世報。(《賢愚經·差摩現報品》)

11、佛與徒眾。悉受其請。**飲食**已訖。佛為說法。心意開解。(《賢愚經·差摩現報品》)

至於「食飲」，《漢達文庫》魏晉南北朝資料庫中僅得百餘例，「飲食」與「食飲」的出現比例由先秦的 6:1 變成了 22:1，可見「食飲」在詞彙演變中逐漸式微。且絕大多數見於佛經與南方文獻(例 12-13)。

12、昔時有一居士。多持種種淨妙**食飲**。(《中阿含經·中阿含小品加樓烏陀夷經》)

13、以寶為浴池中有八味之水。**食飲**皆自然念便自然至。(《佛說道神足無極變化經》)

14、次思病苦，皆由風寒冷熱，**食飲**不節。(《齊竟陵王蕭子良集》)

15、瑯琊白浮鳩，紫翳飄陌頭。**食飲**東莞野，棲宿越王樓。(《吳朝請集·白浮鳩》)

這是因為語言有經濟原則，如果兩個詞的用法相當的話，其中一個詞自然會慢慢被淘汰。「飲食」與「食飲」意義與詞性已經沒有特殊的分別，因此合於雙音節組合四聲先後次第的「飲食」便逐漸淘汰了「食飲」。在南北朝時期這個演變的子遺「食飲」便只出現於南方與佛經中了。

(二)「飲」的相關雙音組合

「飲」在魏晉南北朝構詞力相當強。可與具有「吃食」義的「啖」、「噉」組合；也可與「食物」義相關的「餐」、「饌」、「膳」組合；與「飲酒」的「酌」組合；與「宴會」義的「讌」組合。這些雙音組合有些是南北文獻皆有其例子，有些是只出現於南方。以下依此分別說明之：

1. 南北皆有的雙音組合

南北皆有的雙音組合有「飲啖」、「飲噉」、「飲膳」、「飲讌」、「讌飲」、「酌飲」等詞。先看「飲啖」與「飲噉」：「啖」與「噉」為一組異體字。《說文·口部》：「啖：噉啖也。噉口炎聲。从曰噉。」細究詞義《說文·口部》：「噉：齧也。从口焦聲。」為咀嚼後吞食之意。因此「啖」、「噉」與「飲」的組合相當於「食」與「飲」組合。南（例 1、2）北（例 3、4）與佛經（例 5）中皆有例句：

1、吾再幸休仁第，**飲噉**極日，排閤入內，初無猜防，休仁坐生嫌畏。（《宋書·始安王休仁列傳》）

2、籍**飲噉**不輟，神色自若。（《世說新語·任誕篇》）

3、時有珍美，呼時老東安公刁雍等共**飲啖**之，家人無得嘗焉。（《魏書·平恒傳》）

4、醇醪肥鮮，不離於口。沽買**飲噉**，多所費用。（《魏書·夏侯夬傳》）

5、若我所願成就得己利者。當令此身。作大肉山。有諸飲血噉肉眾生。悉來至此隨意**飲噉**。（《悲華經·檀波羅蜜品第五之三》）

因為可與對義的「食」組合，「飲」也可與食物義的「膳」組合。有名詞用法如例 6，動詞用法如例 7。例詞雖不多，但也同樣南北文獻均可見，唯無佛經例。

6、性清儉率素，服御**飲膳**，取給而已，不好珍麗，食不二味。（《魏書·世祖太武帝本紀》）

7、秋河曉碧，落蕙山黃。紅顏素改，玄鬢斑霜。征夫抵掌而**飲膳**，壯士憤氣而沸腸。（《梁簡文帝蕭綱集·七勵》）

至於「酌飲」則是類義的組合，《說文》：「酌，盛酒行觴也」。酌引申有飲酒義，與「飲」義在「喝酒」部份相同。故有「酌飲」之組合，早在上古《左傳》一書已經出現（例 8），南（例 9）北（例 10）皆見，無佛經例。

8、夫人姜氏既哭而息，見天子之不哀也，不內**酌飲**（《左傳·成公十四年傳》）

9、嘗獻世祖酒，先自**酌飲**，封送所餘，其不識大體如此。（《宋書·南郡王義宣傳》）

10、三月上巳，諸人相率至共靈前**酌飲**。（《魏書·夏侯夬傳》）

「飲」另一常見之雙音組合為與「宴會」義的「宴」「讌」組合，有「宴飲」、「讌飲」與「飲宴」、「飲讌」。同樣都有南（例 11、13、15、17）北（例 12、14、16、18）的例句。然無出現於佛經之例。

11、上嘗於內殿**宴飲**，朝貴畢至，唯不召鮮之。（《宋書·鄭鮮之傳》）

12、兆將數十騎詣王，通夜**宴飲**。（《魏書·爾朱兆傳》）

13、大明元年，徵為右衛將軍。明年，遷丹陽尹。先是，秀之從叔穆之為

丹陽，與子弟於廳事上**飲宴**，秀之亦與焉。（《宋書·劉秀之傳》）

14、文思與淮南公國璠、池陽子道賜不平，而偽親之，引與**飲宴**。（《魏書·司馬休之傳》）

15、高祖伐公孫淵，過本縣，賜牛酒穀帛郡守、典農。會暮次父老故舊**讌飲**。（《孫盛晉陽秋·高祖宣帝》）

16、寶卷每常輕騎戎服，往此諸家，與之**讌飲**。（《魏書·蕭寶卷傳》）

17、不預**飲讌**、聞聲樂及行遊也。（《顏氏家訓·風操篇》）

18、聰與群臣**飲讌**，逼晉帝行酒。（《魏書·劉聰傳》）

由此可見此一系列的組合，「飲噉」、「飲啖」在日常生活中常用，而宴飲類則非普羅百姓常用語。

(1)只出現於南方的組合

有一些「飲」的雙音組合並未出現於北方文獻。有些是同素異序詞如「飲酌」：

1、潛有腳疾，使一門生二兒舉籃輿，既至，欣然便共**飲酌**，俄頃弘至，亦無忤也。（《宋書·隱逸傳》）

或是概念相近。如同樣有聚會意義的「餞別」可與「飲」組合為「飲餞」：

2、奉王命於河湄。夕**飲餞**以俶裝。旦出宿而言辭。（《謝靈運集·撰征賦》）

這些組合都不出現於佛經，反而有較為早期的例子，如例 3 的飲酌，例 4 「飲餞」。

3、鴻漸衡門，群英雲集，咸共**飲酌**其流者，有踰三千。（《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大尉楊震碑》）

4、出宿于沛，**飲饑**于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問我諸姑，遂及伯姊。（《詩經·邶風·泉水》）

比較南北差異時，不能單只是比較某一詞彙是否出現於南方或是北方，尚須和其他文獻比較。與上古文獻比較，可找出此一組合是否前有所承。與佛經比較，可以知道此一組合是否偏於口語。上述「飲」的雙音組合中，極少出現於佛經中，尤其僅出現於南方的組合完全沒有出現於佛經的例子，反而出現於較古文獻的例證。可見此處的南北差異並非「鄙俗」與「古語」之別，南方所以出現較多「飲」的相關組合，是因為南方飲食文化較北方為盛，因此詞彙方面也會較為豐富。正如北方鞍馬文化盛行，是以「馳」的雙音組合較南方多¹³。雙音組合的多樣正與社會文化息息相關。

（三）「食」的相關雙音組合

「食」的組合較「飲」少，且出現時代較晚。有與「啖」、「噉」的組合，「食噉」（例 1、2）「噉食」（例 3、4）「啖食」（例 5、6）。與新詞「吃」「喫」的組合「吃食」（例 7、8）「喫食」（例 9、10）。且多出現於南方文獻與佛經中。

1、近有穀米，我都噉盡，彼軍復欲**食噉**何物，能過十日邪？（《宋書·索虜傳》）

2、是人舌根淨終不受惡味其有所**食噉**悉皆成甘露（《妙法蓮華經·法師功德品》）

3、諸大德僧尼，當知**噉食**眾生者是魔行，噉食眾生是地獄種，（《梁武帝蕭

¹³ 周玟慧舉例說明北方多「馳」的雙音組合與北方擅鞍馬文化有關。參見：周玟慧：〈南言北語——《史記》、《宋書》、《魏書》「馳」「驅」相關雙音組合比較研究〉，《歷史語言學研究》第五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年12月），頁35-47。

衍集·斷酒肉文》)

4、遍閻浮提。悉皆來集。**噉食**其肉。一脅肉盡。即自轉身。復取一脅。皆復食盡。故處還生。復轉身與之。如是翻覆。恆以身肉。給濟一切。(《賢愚經·設頭羅健寧品》)

5、備軍在廣陵，飢餓困(敗)[蹶]，吏士大小自相**噉食**，窮餓侵逼，欲還小沛，遂使吏請降布。(《王祭集》)

6、菩薩至大劇難虎狼中時終不畏怖。心念言。設有**噉食**我者為當布施行檀波羅蜜。近阿耨多羅三耶三菩。願我後作佛時。令我剎中無有禽獸道菩薩至賊中時終不怖懼。(《道行般若經·摩訶般若波羅蜜道行經怛竭優婆夷品》)

7、婢問狗：「汝來何為？」狗云：「欲**吃食**爾。」(《搜神後記·兩頭人》)

8、祇域乃取一梨。**吃食**其半。以毒藥著爪甲中。(《佛說柰女祇域因緣經》)

9、吳普行之，年九十餘歲，耳目聰明，牙齒堅完，**喫食**如少壯也。(《養性延命錄·導引按摩篇》)

10、或有兩人**喫食**之時。亦復不從其邊受食(《佛本行集經·精進苦行品》)

北方文獻有一例「茹食」，然為《齊民要術》引《南方草物狀》，本質上仍屬於南方通語(例 11)。同樣有佛經的例子(例 12)：

11、《南方草物狀》曰：「合浦有菜名『優殿』，以豆醬汁茹食之，甚香美可食。」(《齊民要術·菜茹》)

12、眾生之類晝夜含毒瞋恚所纏共相茹食。由懷忿怒向乎二親。豈當有慈加被眾生乎。(《出曜經·廣演品》)

比較「飲」與「食」的雙音組合可以發現，「飲」的組合早於「食」。「食」的組合多出現於東漢以後，為新興組合，因此多出現於南方文獻與佛典之中。

(四)「飲」、「食」以外的組合

南方文獻較北方文獻有更多的雙音組合，雖然詞頻不多，但組合樣式多樣。如「吞嚼」(例 1、2)、「舖啜」(例 3)、「滄茹」(例 4)、「滄餌」(例 5)等：

1、觀其飲啄飛行。人應憐悼。況可甘心撲禡。加復恣忍**吞嚼**。(周顒〈與何點書勸令菜食〉)

2、休祐貪恣非政，法網之所不容。昔漢梁孝王、淮南厲王無它釁悖，正以越漢制度耳。況休祐**吞嚼**聚斂，為西數州之蝗，取與鄙虐，無復人情。(《宋書·始安王休仁傳》)

3、仲宣輕脆以躁競，孔璋惚恫以麤疎，丁儀貪婪以乞貨，路粹**舖啜**而無恥(《文心雕龍·程器》)

4、蕭哉若人，飄然絕塵。外軌小乘，內暢空身。玄象暉曜，高步是臻。**滄茹**芝英，流浪巖津。(《高僧傳·神異上·單道開二》)

5、隱淪巖洞，**滄餌**芝髓，忽矣身輕，俄然羽化。(《徐陵集·天台山館徐則法師碑》)

這些雙音組合並未出現於佛經之中。因此也非偏於口語性質的詞彙。亦是因南方社會飲食文化發達而產生的組合，由上述詞彙組合可以見對飲食樣態之描摹。如「吞嚼」描寫狼吞虎嚥之狀；「舖啜」則有仔細嚼咽吃喝之貌；至若「滄茹」、「滄餌」描述了仙家修行，以飲食入道，體現了南方豐富的飲食文化。

五、結論

本文利用語料庫檢索全面研究南北朝飲食相關詞彙，發現新詞新義多出現於南方，尤其是較為口語化的詞彙除了佛經之外，也多出現於南方。證明了顏之推所謂南方多鄙俗，北方多古語，至此則聚疑千年之惑，可豁然開解。然而顏之推所言也只是南北差異之一端。中古時期還有一個雙音化發展迅速的特點，雙音組合的差異也必須加以考量。本文研究發現雙音組合的樣式多寡還與社會文化息息相關。飲食類動詞方面則以南方為盛，有多種雙音組合如「吞嚼」、「舖啜」、「滄茹」、「滄餌」等等。可見南方文化中對於飲食之重視，故多此類雙音組合。此亦為研究南北差異不可不辨之處。

參考文獻

一、傳統文獻

- 周·左丘明：《春秋左傳》，《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08年。
- 周·管仲：《管子》，《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08年。
- 周·孟軻：《孟子》，《四部叢刊》本，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年。
- 漢·司馬遷：《史記》，《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08年。
- 漢·劉向：《戰國策》，《四部叢刊》本，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年。
- 漢·劉向：《說苑》，《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08年。
- 漢·劉安：《淮南子》，《四部叢刊》本，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年。
- 漢·王充：《論衡》，《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08年。
- 漢·王粲：《王粲集》，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
- 漢·張仲景：《傷寒論》，《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08年。
- 漢·鄭玄注、孔穎達疏：《禮記》，《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08年。
- 漢·賈誼：《賈誼新書》，《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08年。

- 年。
- 漢·許慎：《說文解字》，《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08年。
- 漢·張機：《金匱要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08年。
- 漢·蔡邕：《蔡中郎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08年。
- 漢·應劭：《風俗通義》，《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08年。
- 漢·支婁迦讖譯：《道行般若經》，《大正新脩大藏經第 08 冊（般若部）》，日本：大藏出版株式會社，1988 年。
- 漢·支婁迦讖譯：《佛說無量清淨平等覺經》，《大正新脩大藏經第 12 冊（寶積部）》，日本：大藏出版株式會社，1988 年。
- 漢·安世高譯：《佛說柰女祇域因緣經》，《大正新脩大藏經第 14 冊（經集部）》，日本：大藏出版株式會社，1988 年。
- 三國·阮籍，陳伯君校注：《阮籍集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4 年。
- 三國·張揖：《廣雅》，《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08 年。
- 西晉·安法欽譯：《佛說道神足無極變化經》，《大正新脩大藏經第 17 冊（經集部）》，日本：大藏出版株式會社，1988 年。
- 西晉·葛洪：《備急肘後方》，《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08 年。
- 東晉·干寶：《搜神記》，《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08 年。
- 東晉·謝靈運，李運富編注：《謝靈運集》，長沙：岳麓書社，1999 年。
- 東晉·孫盛：《孫盛晉陽秋》，《漢學堂知足齋叢書》，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 年。
- 東晉·佛馱跋陀羅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大正新脩大藏經第 09 冊（華嚴部）》，日本：大藏出版株式會社，1988 年。
- 東晉·瞿曇僧伽提婆譯：《中阿含經》，《大正新脩大藏經第 01 冊（阿含部）》，日本：大藏出版株式會社，1988 年。

- 姚秦·竺佛念譯：《出曜經》，《大正新脩大藏經第 04 冊（本緣部）》，日本：大藏出版株式會社，1988 年。
-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大正新脩大藏經第 09 冊（法華部）》，日本：大藏出版株式會社，1988 年。
- 姚秦·鳩摩羅什譯：《大智度論》，《大正新脩大藏經第 25 冊（釋經論部）》，日本：大藏出版株式會社，1988 年。
- 北涼·曇無讖譯：《悲華經》，《大正新脩大藏經第 03 冊（本緣部）》，日本：大藏出版株式會社，1988 年。
- 北涼·曇無讖譯：《大方等大集經》，《大正新脩大藏經第 13 冊（大集部）》，日本：大藏出版株式會社，1988 年。
- 劉宋·劉義慶：《世說新語》，《四部叢刊》本，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 年。
- 劉宋·陶弘景撰：《養性延命錄》，《正統道藏》，臺灣：藝文印書館，1977 年。
- 南梁·沈約：《宋書》，《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08 年。
- 南梁·徐陵：《徐陵集》，《四部叢刊》本，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 年。
- 南梁·顧野王：《玉篇》，《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08 年。
- 南梁·慧皎撰：《高僧傳》，《大正新脩大藏經第 50 冊（史傳部）》，日本：大藏出版株式會社，1988 年。
- 南梁·劉勰撰：《文心雕龍》，《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08 年。
- 南梁·蕭綱撰：《梁簡文帝蕭綱集》，《四庫全書薈要·漢魏六朝百三家集》，臺灣：世界書局，2011 年。
- 南梁·蕭衍撰：《梁武帝蕭衍集》，《四庫全書薈要·漢魏六朝百三家集》，臺灣：世界書局，2011 年。
- 北魏·賈思勰：《齊民要術》，《四部叢刊》本，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 年。
- 北魏·楊衒之：《洛陽伽藍記》，《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08 年。
- 北魏·慧覺等譯：《賢愚經》，《大正新脩大藏經第 04 冊（本緣部）》，日本：大藏出版株式會社，1988 年。
- 北齊·魏收：《魏書》，《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08 年。

- 北齊·顏之推：《顏氏家訓》《四部叢刊》本，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年。
- 隋·闍那崛多譯：《佛本行集經》，《大正新脩大藏經第03冊（本緣部）》日本：大藏出版株式會社，1988年。
- 北宋·郭茂倩編：《樂府詩集》，《四部叢刊》本，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年。
- 明·張溥編：《漢魏六朝百三家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08年。
- 清·嚴可均輯：《全晉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臺北：世界書局，1963年。
- 清·嚴可均輯：《全梁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臺北：世界書局，1963年。
- 清·康熙：《御定康熙字典》，《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08年。

二、專書

- 王力：《漢語史稿》，北京：科學出版社，1957年。
- 王鳳陽：《古辭辨》，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
- 朱慶之：《佛典與中古漢語詞彙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1992年。
- 李宗江：《漢語常用詞演變研究》，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1999年。
- 汪維輝：《東漢—隋常用詞演變研究》，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
- 汪維輝：《《齊民要術》詞彙語法研究》，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
- 周玟慧：《中古漢語詞彙特色管窺》，臺北：萬卷樓出版社，2012年。
- 胡敕瑞：《《論衡》與東漢佛典詞語比較研究》，成都：巴蜀書社，2002年。
- 陳秀蘭：《魏晉南北朝文與漢文佛典語言比較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
- 梁曉紅、徐時儀、陳五雲：《佛經音義與漢語詞彙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年。
- 梁曉虹：《佛經音義與漢語雙音化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 黃金貴：《古代文化詞義集類辨考》，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5年。
- 黃金貴：《古漢語同義詞辨釋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 蔣紹愚：《古漢語詞彙綱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年。

三、期刊論文

王青、薛遜：〈論「吃」對「食」的歷時替換〉，《揚州大學學報》第 5 期（2005 年），頁 74-77。

呂傳峰：〈常用詞「喝、飲」歷時替換考〉，《語文學刊》第 9 期（2005 年），頁 25-28。

李煒：〈《史記》飲食動詞分析〉，《古漢語研究》1994 年 02 期（1994 年），頁 52-54。

周玟慧：〈南言北語——《史記》、《宋書》、《魏書》「馳」「驅」相關雙音組合比較研究〉，《歷史語言學研究》第五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 年 12 月，頁 35-47。

崔宰榮：〈漢語「吃喝」語義場的歷史演變〉，《語言學論叢》第 24 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 年 11 月，頁 151-190。

劉承慧：〈古漢語實詞的複合化〉，《古今通塞：漢語的歷史發展》，臺北：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籌備處，2003 年，頁 107-139。

魯國堯：〈「顏之推謎題」及其半解（上）〉，《中國語文》第 6 期（2002 年），頁 536-549。

魯國堯：〈「顏之推謎題」及其半解（下）〉，《中國語文》第 2 期（2003 年），頁 137-147。

魏培泉：〈上古漢語到中古漢語語法的重要發展〉，《古今通塞：漢語的歷史發展》，臺北：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籌備處，2003 年，頁 75-106。

